



蓝天浮云

马以鑫 著

黑夜笼罩着大地
没有月亮
也没有星星
乌蒙蒙的一片
凛冽呼啸的寒风
劈头盖脸地压了过来
仿佛要喝退
所有的前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蓝天浮云

马以鑫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天浮云/马以鑫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321-3479-3

I. 蓝… II. 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9325 号

出 品 人: 郑宗培

责任编辑: 李 霞

封面设计: 王志伟

蓝天浮云

马以鑫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400,000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479-3/I · 2650 定价: 2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第一章

1

黑夜笼罩着大地,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乌蒙蒙的一片。凛冽呼啸的寒风劈头盖脸地压了过来,仿佛要喝退所有的前行。坐在解放牌大卡车的后面,往上看,只是一片尘埃弥漫,令人晕头转向。一阵阵土性的气味,呛着人直往口鼻里灌。汽车就在这不知哪是头、哪是边的路上急驰飞奔。一会儿颠簸,一会儿急转弯,一会儿加大马力,一会儿就要同前面的车子接近擦肩,一会儿后面的车子紧紧撵了上来。周围什么也看不见,就在车斗里,也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只是前前后后的车灯忽然扫了过来,才在依稀朦胧中稍有所辨。

卡车吼叫着,上了一个山坡,又是一个冲刺,急匆匆猛地直往前奔。随着这不停顿的左拐右弯,车斗里的人忽然跳了起来,忽然整整齐齐一会儿往前倒,一会儿往后斜。一个车灯扫过,只看见一色草绿军大衣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那棕毛绒的领子都直往上翻,可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觉得怎么有这么大的风,铺天盖地,狠命地从头顶上砸了过来,而屁股底下,又有盛气凌人、无缝不钻的风,直往上蹿。很快,几乎每个人都怎么也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还有人的牙齿上下磕碰着,发出让边上人有些毛骨悚然的声响。

李大林在车斗里席地而坐,冻得已经双脚麻木,浑身上下情不自禁地打着哆嗦。他把棉大衣直往下拉,两个膝盖是盖住了,可两只脚怎么

也遮不住，一双布鞋只能在尖利刺骨的寒风中裸露。四面八方的风好像就在自己身上打转，李大林把大衣纽扣解开，紧紧抓住左边衣襟，使劲往右边拉，仿佛身体是裹紧了，可是，还是忍不住地战栗。

一个颠簸，汽车的尾部翘得老高，坐在后边的人哗——地一下，直往前斜滑了过去，底下的人惊醒过来，一阵惨叫，哇——吃不消啦！后面压上的人也叫了起来，又是一只弹簧屁股！接着，一阵狂吼大笑，还有人叫爹叫妈。

李大林微微蹲了起来，伸直自己的右手臂，又用自己的右手紧紧抓住车斗的护板，身子紧紧靠着护板，好像有了一些依靠，人才稍稍有了些稳定的感觉。正在这时，左边的一团军大衣猛地朝李大林压了过来，李大林猝不及防，右手臂赶紧缩回，而自己的左手伸出去想抓住那团军大衣，不料，左手腕一阵抽搐，李大林这才想起，自己左手腕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利索。边上的军大衣抖落开来，仿佛还在睡梦中的黄海强睁开了眼，朦胧中好像看见李大林在用右手轻轻抚摸左手腕，一下子觉得大概是自己把李大林碰撞了，就一脸惭愧：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是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李大林知道他是误会了，赶紧一脸歉意，不是的，不是的……黄海强有些不知所措，啊呀，我的伤筋膏全在行李中了。李大林心里一阵暖意，只是说出来的还是：不是的，不是的。黄海强就靠在不知谁的身背后，对着李大林又是尴尬地笑了笑。随即，又掉转了话头，唉，怎么还没到呀！这句话好像还没说完，黄海强把身上的棉大衣使劲裹了裹，头一低下，又似乎睡着了。

右边的孙明钧大概是一个瞌睡醒了过来，先是把脸上的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然后侧过头来，对着李大林笑了笑，好像也是自言自语，怎么还没到？李大林摇摇头，车子开了有一个小时了吧？没有没有，坐在李大林斜对面的寿龙山一下子把棉大衣的左袖口捋得老高，眼睛盯着左手腕。夜色中，寿龙山的左手腕上依稀有一点金属的光亮。可是，寿龙山叫了起来，谁有手电筒，打火机也行！这么一叫，周围几个人都仿佛清醒过来，杨国伟应声也喊着，洋火有吗？这一喊，大家都笑了起来，把目光都投注到了寿龙山的身上。李大林望着寿龙山，也发出了会心的笑意。

离开上海的列车行驶没多久，车厢里就渐渐平静下来。李大林这

才注意到，他所在的地方还是硬卧车厢，左右各有上中下三个床铺。一会儿工夫，一个有些年纪的人走了过来。他站在两边床铺中间，满脸堆笑，各位同学，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张，是你们到黑龙江江山农场的带队工宣队。喔——张师傅，坐在他背后、床铺对面小茶几边上的柴荣生先站了起来，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张师傅的手。张师傅有些不知所措，只是伸出了右手，当他发现柴荣生伸出的是双手时，就赶紧再把自己的左手伸了出来，只是捏住了柴荣生的右手臂，还没有开口说话，脸已经涨得通红。柴荣生把自己的两只手还轻轻摇着，张师傅，辛苦了，辛苦了。哪里！张师傅脱口而出，我去去就要回来的，而你们却——说到这里，他大概发现了自己的话不妥当，就缩回了自己的两只手，身体转了过来，对着大伙，然后一二三四地一个一个数着。对，一共八个，就是五班了。说着，又停顿了下来，把周围扫了一眼，你们应该有个班长呀。大家看，是推选呢，还是我来指定？李大林只是坐在左面下铺靠窗的位子，眼睛看着车窗外急速往后倒去的风景。工宣队张师傅的话，李大林根本没有一点在意。他的脑子里，依然沉浸在离开三品里和刚才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他实在放心不下，外婆到底怎么啦？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张师傅又把周围扫了扫，对着李大林，微微笑了笑，你是李大林吧？李大林一愣，很是奇怪。张师傅朝他面前走了一步，是蓬莱街道的？李大林还没有反应过来，柴荣生笑呵呵地走到张师傅面前，张师傅，班长无非就是为大家服务啰，而且还是临时的，你看，要么就——边上一声不吭的寿龙山叫了起来，对对，柴荣生一上火车就热心到现在，给个班长当还太小，张师傅，有没有师长旅长的干干？寿龙山的话一出口，周围人都忍俊不禁，张师傅有些尴尬，慢吞吞，有些文不对题：我们可以慢慢做起来嘛。

正说着，寿龙山笃悠悠从裤子屁股袋袋里摸出一盒几乎已经揉皱的大前门香烟，然后慢条斯理地理理顺，还一本正经地捏出烟盒的棱棱角角。张师傅憋不住了，哟，派头不小嘛，还大前门呢！寿龙山很虔诚地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然后站了起来，一脸堆笑，送到张师傅的面前，恭恭敬敬说了一句，张师傅，请！张师傅一愣，很不自在地接过寿龙山手中的烟，还把烟颠来倒去看了一遍。不料，寿龙山突然叫了起来，啊呀，没有火——这真叫做“有烟没有火，比死还难过”！张师傅也忍不住笑

了起来,真的有这么严重?寿龙山对着边上几个床铺,有火吗?洋火有吗?周围爆发出哄堂大笑,张师傅笑得腰也弯了下来,右手捏着的烟直对着寿龙山,你——你——这么小年纪,还叫洋火?

很快,李大林认识了自己身边的五班同学——奇怪了,好像是跟着这批人,张师傅也是同学长同学短地叫,很快又把这几节车厢叫做男生,而走过几节车厢后就是女生了。这里一共是八个人,胖胖的叫陆德良——就他神气,穿了一双上海马路上交通警的高帮皮鞋,车厢里进进出出,鞋子底下大概还有鞋钉,走起路来咣一咣作响。人还不认识,可是一双闪出光亮的高帮黑皮鞋大家都知道了——很快,周围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大头皮鞋。一方面是这双皮鞋,另一方面是陆德良人胖,好像头也的确比别人大一些。看上去一直在边上几个床铺走来窜去、一刻也不得闲的是杨国伟,谈天说地、鸡毛蒜皮,好像什么都知道。个子不高,整天一声不吭的是刘金庆。只是第一个夜晚,八个人,只有六个床铺,怎么分?柴荣生对着周围人说了一句,我就睡在最上面吧。于是,就一个人占了一个。刘金庆悄悄对着李大林:李大林,我个子小,我和你就合一个铺吧。到了半夜,凭着依稀的灯光,李大林发现,除了他和刘金庆,黄海强和孙明钧也合着一张铺。

就这样,五班八个人,度过了三天三夜。

坐在车斗右前角的柴荣生始终张大着眼睛,紧张地注视着周围前前后后的车辆。他焦急不安地盯着每一辆车,生怕有一辆会突然拐个弯,或者是停下而走上另外的岔道。说起来,柴荣生也是六七届高中生,阴差阳错没有分配到工矿、崇明也没去成。后来说是到江苏大丰农场——也属上海的,他怎么愿意去呢?就在这时,住在他家前楼的王丽兰——上海纺机厂技校毕业生同他好上了。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本来就有些同病相怜而情投意合的一对男女,在晒台上的小房子里,柴荣生与王丽兰有了第一次相拥、第一次亲吻。柴荣生几乎是心惊肉跳,止不住地心房乱颤。当柴荣生把自己的手往王丽兰薄薄的内衣伸进时,王丽兰抑制住自己狂跳不已的内心,压低着声音,不不不,这不行。柴荣生有些可怜,只是哀求,就一回就一回。王丽兰板下了面孔,那就更不行了!柴荣生马上明白,王丽兰误解了自己的意思,就赶紧压低了声音,你还不相信我?王丽兰往床头一坐,严肃的眼神注视着面孔通红的

柴荣生，你要发誓，我们永远在一起。柴荣生不顾一切地把王丽兰压倒在自己的身子底下，嘴里不停地嘀咕，那还用说那还用说。很快，柴荣生揉摸着王丽兰小小的又很紧凑的双乳。但是，当柴荣生用手拉住了王丽兰的裤腰带，准备往下拽时，王丽兰恼火了。她使劲推开了柴荣生，猛地从床上站了起来，一字一顿，不行，除非结婚！

很快，客堂间的柴荣生和前楼的王丽兰两人的恋爱，这幢石库门里和外面的人知道了，双方的父母长辈也认可了两人的情爱。谈情说爱，逛马路看电影，总要花费总要钱。青年男女还没到成家，就开始感觉到没钱的苦恼。两个人的档案关系都转到了里弄，于是，里弄三天两头来动员他们两个上山下乡，江西安徽云南贵州内蒙吉林，一次次换地方，一次次摆好处，弄得两人双方家长也不得安宁。终于，两人放出话来，要去有工资的地方，吃用有保障——插队落户是坚决不去的。这样，两人就走上了这趟奔赴黑龙江江山农场的火车。

一上火车，男女有别，两人相隔整整六节车厢。这可是从未有过的烦恼，要知道，从小到大，两家人只是相隔一层楼板。火车刚刚开动没有多少时间，王丽兰实在不放心，就翻山越岭，一节一节地找，一直穿过六节车厢，才找到了柴荣生。不料，两人刚刚坐定，还没有开口说话，工宣队张师傅就走了过来，板着面孔很严肃地开始了一番教育：不行，我们上车前就关照了，男女同学不可以走动。男同学不能到女同学那儿，女同学也不能到男同学那儿。说着，对着王丽兰，张师傅有些恶狠狠，你年龄看上去也不小了，要为小同学做个榜样！话音未落，王丽兰实在受不了了，猛地站起身，泪水顿时涌了出来。她强压着哭声，三脚并作两步奔出了这节卧铺车厢。柴荣生目瞪口呆，想拉一把王丽兰，可是王丽兰一个甩手，他差点打了个趔趄。望着消失的身影，柴荣生说不出一句话来。

其实，两个人最大的担心还是会不会把他们活活拆散。在报了名以后，不知怎么，两人听到了一种说法，到了边境地区，上面会有意把同去的男男女女分开，说是这样对保卫边疆、国家安全有好处——两人傻了眼，如果真是这样，那又何必一同报名一同去呢？

火车过了齐齐哈尔，眼看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两个人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会不会就此中途就把一起来的男男女女分开呢？而且，这样

的分开也太容易了,因为车厢里都是按男生、女生分的。一个招呼,一声命令,整节人就或走或停了。一个大站、一个小站,再一个大站、一个小站——半夜时分,火车在嫩江站长吁一声停了下来。车厢里的人就像被一下子甩了出来,懵懵懂懂没有了方向。很快,好几个穿旧军装而没有领章帽徽的中年人大声吆喝着,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柴荣生紧张极了,因为到了这个时候,要上卡车了,还是像车厢里一样,男男女女完全分开——那么,这车子会不会走不同的道呢?

沙土沸沸扬扬,车子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车子把人又会带到哪儿?柴荣生紧紧盯着周围所有的车。一开始,他还能看到王丽兰所在的车,可是,车子驶出了火车站和灯火阑珊的嫩江县城,王丽兰所在的车已经不知去向。糟了,如果真是这样,我怎么向王丽兰交待?我又怎么向王丽兰的父母交待?我的父母又怎么对王丽兰的父母交待?他们可是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呀!

柴荣生没有了方向。周围在黑夜笼罩之下,一切都没了方向。

柴荣生弯下已经觉得有些酸疼的颈脖,忽然,车灯扫过,他看到了随着车子摇晃而摇晃的李大林。一个始终解不开的谜又涌上了心头。奇怪呀,工宣队张师傅,对了,后来柴荣生一定要张师傅留下通讯地址,他知道了,张师傅叫张根法,是上海耀华玻璃厂的。问题是,他怎么在火车刚刚开动就来找李大林呢?显然,两个人都不认识,那么,就更奇怪了!究竟是什么事,会让这个张根法来找李大林呢?而且,在找到的当口正是他要定班长的时候。柴荣生很清楚,现在,谁都不认识,谁都不了解。到了农场以后,肯定要选干部——什么“干部干部,干革命先走一步”——那是说说的,干部总归有各种好处,其他不用说了,至少能管管人吧?火车刚开不久,柴荣生就一个一个打听到了,这里除了李大林,都是初中生。李大林同自己一样,六七届高中生,但是,他比自己厉害的是,他来自于乐群中学,而自己是市南中学,这是没法比的。在上海,在南市区,谁不知道乐群中学,这所老牌名校?而自己的学校呢,不谈了不谈了。柴荣生想到这儿不知怎么有些说不出的味道。后来,他越想越怕,说不定张根法本来就是要李大林做班长的——那么,自己的自告奋勇,会给张根法留下什么印象呢?

看来,对周围其他七个人——他一个一个地注视着,柴荣生反反复复掂量,这几个初中生都不在话下,看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了,一脸都是孩子气——说不定半夜里还要尿床呢,对付他们,根本不用花力气。但是,这个李大林看上去不多说话,三天三夜就是趴在车窗前看着外面。但是,他葫芦里会卖些什么药呢?对了,关键是张根法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张根法是带队的,他会在李大林身上起什么作用呢?

风更大了,还带着一阵阵的尖利刺耳的鸣叫。这鸣叫声中,仿佛还融杂着鬼哭狼嚎——当然,鬼是不会有,但是,狼,肯定有。一想到这儿,柴荣生更担心王丽兰了,她会去哪儿,会和我分开吗?突然,他想起来了,张根法的一句话极大地刺激了她和他——“年龄看上去也不小了”!

2

坐在靠前的解放牌大卡车驾驶室右边的严连昆眯缝着眼睛,驾驶员以为他已经睡着了,连坐在他边上、中间的张根法也以为他睡着了。其实,严连昆有个老习惯,同陌生人实在找不出什么话题,也没有什么可以寒暄的,就闭上眼睛,让别人以为他睡着,这样就可以避免没话找话的尴尬。

严连昆的内心简直就在沸腾着,可是,从表面上看,他十分平静,仿佛已经沉浸在梦乡。他首先是恼火,这趟车,说是下午五点就到,可抵达嫩江车站已经是晚上十点半!晚点了有五个多小时。场青年办通知下午一点就在场部机关大楼门前集合,然后就往嫩江县城赶。这位樊耀先主任也是急性子,一路催着司机,快快快,快快快。整整一客车各分场来领队的头头就这么摇摇晃晃,才三点多些就到了嫩江火车站。这倒好,樊耀先还不让大家进城,说是说不定火车会提前到。于是,二三十人,就这么簇拥着,挤在又脏又臭还一片嘈杂的候车室里。四点、五点……这九月里的天,才五点来钟就全黑了,而火车的影子还不知在哪里。严连昆从来就没有打牌吹牛的习惯,也没有看书的习惯,在这漫长的等待时间里,他只是发呆、傻想。想想也真是,别的分场来的几乎全是青年干事,偏偏他——四分场的革委会副主任!正在这时候,樊耀

先对着他笑开了怀，到底是我们的老同志，老干部，知道这迎接知青的重大意义，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严连昆可没含糊，他挤出一丝笑容：樊主任，你看看，人家分场都有青年干事了，为啥我们的老是不到？樊耀先一脸笑容，严主任，我知道你兼管青年工作很出色，你们这次抗涝工作做得多好！啊呀呀，我的樊主任，我们四分场老老少少几乎都脱了一层皮呀！樊耀先来了兴致，是呀，连刚到几个月的知青也很不赖呀！严连昆发现说话有些跑题，就赶紧拽了回来，这不说了不说了，我就是向你要青年干事！一个戴解放帽、穿铁路制服的中年男子来找樊耀先，严连昆还是不舍不弃，樊主任，不能再拖啦！樊耀先两手捏在了一起，做出一个作揖的姿势，知道知道，你就放心吧。

可是，严连昆知道，这大批的知青，从哈尔滨、齐齐哈尔、天津、上海和杭州过来的连续不断，这就要不断增设青年干事，也真是有些没了头绪——其实，让他多管多做，这倒也没什么，问题是这四分场的局面也实在是太混乱了。自己到这儿做副主任也有一年多了，怎么就像陷进了一个泥潭，非但拔不出来，而且还不知所措、没了方向。革委会主任邢弘虎，还是江山农场革委会的委员，什么事都不愿负责任。人是个好人，可好人并不是都能当领导的呀！还在九分场的时候，就已经听说四分场有个副主任罗平凭着造反起家，实际上成了四分场的当家人。果然，场部把严连昆调来出任四分场副主任，而且明确排在罗平前面，可罗平哪里把严连昆放在眼里！每次三个人的主任会议，几乎全是罗平说了算——哪怕是没有道理的事。严连昆至今想不明白的是，他刚到四分场才一个多星期，就有人报告昨天晚上看守犯人的姜大柱把一个犯人打得腿都瘸了。这可是严重违反看守纪律的事情。那天，正好是严连昆在办公室值班，他一接报告就恼火了，不能打犯人，这是纪律，也是劳改农场的常识。严连昆立即让人通知姜大柱到办公室来。不料，姜大柱满嘴喷着酒气，嘴角斜叼着一根烟，乜着眼，还骂骂咧咧，反过来说是那犯人先骂了他。严连昆火了，放大了声音，姜大柱，你也是老职工了，这点常识都没有——看管犯人绝对不许打骂！姜大柱一跳三丈高，我就打了，咋地？我这是强烈的阶级感情！这是我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我还恨不得一刀把这家伙捅了、宰了！使严连昆最吃惊的是，晚上开三人会议，罗平百般替姜大柱辩护，还拉大了嗓门吼着，我们就

是要有这样爱憎分明的好同志！说着，就要跨出房门，还扔下一句话，这姜大柱可是我们的阶级兄弟——

望着扬长而去的罗平，严连昆真是瞠目结舌，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真想追出去，和罗平辩个究竟。邢弘虎一把拽住了他，硬是用两只手把严连昆的双肩压住，按到了木椅上。老严，你刚来，四分场的事你会看不懂的。严连昆更不明白了，他盯着邢弘虎的双眼，强压住火，那是为什么？邢弘虎看了严连昆一眼，低下头从桌子上拿过一张报纸，用手撕下烟盒大小的一块，然后从身边的一只盛满烟丝的筐箩里抓过一把烟丝，均匀地放到那张小小的报纸纸上，再小心翼翼地卷了起来，然后又用舌尖舔了舔。抓住这只小小的圆筒，邢弘虎把两头捏紧，然后扯掉一头，把那一头再捏小，就放进嘴边。严连昆看到边上就有一只火石打火机，就用右手拿了过来，然后用拇指按着打火机上的小小转轮，轻轻往下一挫，火苗出来了。严连昆把手中的火往邢弘虎面前递了过去。邢弘虎笑吟吟地望着他，你不来一支？严连昆摇摇头，不行，一抽就犯晕。说着，邢弘虎右手食指和中指放到了他的右手手背上，轻轻点了两下，趁势把嘴边的烟凑近火苗。邢弘虎深深吸了口气，一副满足而惬意的神态。严连昆看着他，没有说话。当邢弘虎吐出一缕长长的青烟后，把头转了个方向，好像是自言自语，这些造反派，哼，早就是穿了连裆裤了！

严连昆有些明白了。

半年多前，上级发出了命令，黑河地区的劳改农场全部转型，由看管犯人，转为接纳来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一下子，全砸锅了。看守管理犯人，其实并不烦恼。主要的工作有解放军做，枪杆子底下，绝大多数的犯人也算老实。而管理人员在犯人面前简直就是半个皇上，甚至发生过有人要犯人打洗脚水、倒洗脚水这样的事。哪个犯人敢得罪这些“政府”？现在好，来了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场部领导司徒力发火了，底下都是军人，或者是摘了领章帽徽的军人。军人是什么？服从——懂不懂？啊？再说了，知识青年来到农村，是毛主席发出的号召。毛主席还说了，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所以，我们这次转型，实际上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和感情问题，我说你们各位都懂不懂？

话说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说的?

司徒力又进一步阐释,我们和苏修的关系这么紧张,他们在我们的家门口屯兵百万,四十四个师呀,同志们!他们亡我之心不死。大家想一想,要是打起仗来,我们这儿就是最前线。可是,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犯人放在这儿,他们会怎么样?毛主席会放心吗?咱大伙儿会放心吗?大批知识青年来了,他们大多是工人阶级的后代,他们平时种地,打起仗来,不就是最好的后备军嘛!

这席话一说,大家对劳改农场的转型也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

严连昆知道,管理犯人的工作人员时间一长,多多少少都变成了老爷。现在要去管知识青年,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事实就是这样。当第一批知青刚来时,四分场革委会分工由罗平分管该项工作,当时邢弘虎想的是罗平年纪比他们两个都轻,又活蹦乱跳,嘴上还总是挂着新名词,应该没什么问题。其实,邢弘虎还有一句话没有说,那就是知青里肯定有不少当年的红卫兵,而罗平当年也是造反派,那么,这不就是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了吗?罗平也真是兴冲冲,就兼任了四分场最早的知青连连长。真是天知道,没有多少日子,罗平一讲起知青就暴跳如雷,嘴巴里妈的妈的不断。原来,那些刚到四分场的知青真是有些不好惹的,而罗平还是像管理犯人那样凶神恶煞般,那帮知青怎么会服气?终于,弄得罗平无法面对知青了。就在这个时候,也不知是谁出的招,罗平来了个分而治之,那就是和来自齐齐哈尔、哈尔滨的知青,拉了个大同乡的关系,经常吃吃喝喝,而对来自于上海和杭州的知青就还是凶神恶煞模样。这么一来事情闹大了,那就是知青与知青之间有了地区区别而发生了大大小小的矛盾纠纷。终于,场部也知道了四分场问题的严重性。樊耀先来了几次,最后,场部以党的核心小组名义,要求更换四分场知青连连长。没有办法了,邢弘虎和严连昆商量了几次,觉得让严连昆出任这个连长总不合适,而且一个革委会副主任去兼,也有不妥之处,因为真的有了什么事情,那就连周旋的余地都没有了。于是,想来想去,对着四分场管理人员花名册寻寻觅觅、觅觅寻寻,终于看中了方明。

让方明去当知青连的连长,也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第一,方明已

经五十出头,在这儿也算是个老年人了;第二,方明的身体也实在不行,尤其是哮喘,每年的开春和秋冬期间总是发作得人都站立不住。但是,方明在四分场,乃至江山农场都知道,他是最早的北大荒开垦者,是个任劳任怨的老黄牛。把刚来初到的知青连交给方明,连樊耀先都伸出大拇指,连声赞叹,高招,高招。

也真是这样,方明做连长的最大特点是只要是干活,他总是冲在第一个。刚入秋的暴雨,整整下了十七天,麦田都成了水塘。可正好又是麦收的时节,再拖下去可全都要废了。那天,雨刚刚停,太阳还没露脸,方明就带着知青连下了地。望着麦田里盖过脚面的水,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尤其是知青,大多数连镰刀都还是第一次拿。停在大道和小路上的拖拉机和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望着这一望无际的麦田,只能是叹气、干着急。方明二话没说,只是嘀咕着,嫩江嫩江,也实在是太嫩了!就第一个走进了水塘,弯下腰,挥着镰刀就割起了麦子。也真是奇怪,没有动员,没有誓言,也没有口号和革命歌曲,知青连所有的人都默然无言,在这“水田”里,坚持了整整一个星期!

可是,方明又病倒了,先是在场部卫生院,前些天还是樊耀先亲自送到了县医院。就是那个老哮喘,连咳带喘,还憋得气都接不上来。只要一清醒,方明就老是摆手,老毛病了,没事;或者是,天真的一转冷,就没事了,能赶趟。可是,看着他喘得满脸通红,大家又怎么放得下心?

让严连昆甚至有些恼火的是,就在等火车的时候,他同樊耀先说马上去县医院看一下方明,不料樊耀先怎么也不答应,说是有一回火车就是提前了两个多小时到,我们接的人却是没有到,害得知青在黑灯瞎火里等,你说,这可是咋整?为了这事,地区局还专门发了通报。我说,严主任,历来都是人等火车,可从来没有火车等人的呀!

——将近七个小时等下来,而近在咫尺的方明却没去看,严连昆越想越不是滋味。

正这么想着,卡车一个急转弯,严连昆没法控制住自己,整个身子往左边倾斜过去,靠到了张根法的身上。严连昆涨红了脸,还直点头,对不起对不起。

已进入梦乡的张根法在急转弯的时候也压到了左边司机的身上,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只听见严连昆歉意地打着招呼,就急忙直起身子,

转过头去，露出一脸笑容，没关系没关系。

严连昆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一低头仿佛又睡着了。

张根法却一下子清醒过来。怎么还没有到？好几个小时了吧？想到这儿，张根法突然想起，在这支知青队伍中最奇怪的是，那个年纪还小小的寿龙山竟然戴了一块手表。想想自己已经工作有近二十年了，但是就连一百二十元的上海牌手表也不敢奢望。从进耀华玻璃厂做学徒开始，一个月十八元，然后是三十五元，后来四十七元一拿就是将近十年了。刚刚拿三十五元时，真想买一块手表，可爸爸妈妈说赶紧存钱，要成家派用场。好不容易邻居介绍了一个印刷厂的女工，谈恋爱了，省吃俭用，还是要花费呀。没想到，结婚前，丈母娘一定要根法买一块英纳格手表送给她女儿。二百八十七元呀！为了这笔钱，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大家来凑，结果还是连夜排了队，好不容易在南京路上的亨德利钟表店买到了。看到这块让张根法肉痛得打落牙齿往肚里咽的英纳格，丈母娘的嘴还撇得很歪，哼，哪能买的是红头阿三！原来，二百八十七元的英纳格的品种是秒针上有一粒比芝麻还小的红点子。张根法真是晕倒了。好在妻子很贴心，张根法评价是你和你妈妈不一样——妻子不高兴了，佯装拔出拳头，嗔怒着，你说你说，到底啥地方不一样。很快，有了一双儿女，日子越过越紧巴巴，张根法手表的心事再也不去想它了。可是，上了火车，看到比自己小二十来岁的寿龙山竟然戴了一块手表，他是大大吃惊了。第一次，看到寿龙山炫耀地伸直了左手臂、亮出左手腕，很认真地报告大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一时二十七分三十一秒时，周围的黄海强、杨国伟、陆德良几个都被寿龙山弄得面面相觑。当然，从他们眼神中，张根法看出了既惊讶寿龙山有块手表，更惊讶寿龙山的夸张而洋洋自得的神态。不料，柴荣生一步走到寿龙山的面前，一脸羡慕地抓过他的左手腕，哟，寿龙山，不得了不得了，我们这儿你大概年龄最小，没想到你会有手表。说着，又抬高了寿龙山的左手腕，让我看看，什么牌子的？不料，随即柴荣生用夸张的表情叫了起来，哈哈，大家来看看，寿龙山的表没有牌子，还是短两针的呢！寿龙山一下子涨红了脸，谁说没有牌子？告诉你，还是老牌百浪度的呢。柴荣生紧追不放，还老牌呢，怎么没有秒针呢？张根法好奇地凑了过去，柴荣生把寿龙山的左手腕一直捏着，就像抓住了一个小偷，递到张根法的面

前，还大声嚷嚷，张师傅，你来看看，是不是短两针的？张根法低下头仔细一看，哎，真的，这只表真的只有两根针。他突然觉得，这块表和他老婆的英纳格大小差不多，就望着寿龙山，是女式的嘛。这下柴荣生更兴奋了，哈哈，寿龙山，还是不要做现世宝啦！

想到这一幕，张根法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但是，他赶紧转过头，司机正抿紧了嘴唇，全神贯注握住方向盘，而右边的严连昆紧闭着双目，只是两条眉毛好像拧到了一起。张根法看着严连昆，突然觉得这位主任好像很难打交道，只是火车刚停下，他在站台上和自己握了握手，很有礼貌地叫了一声张师傅，一路上辛苦了。再有就是上这辆卡车，他硬是把自己推进了驾驶室，还往司机边上靠，然后跟着进了驾驶室，坐在他右边。张根法发现自己居中，这不是一下子抬高了自己吗？他坐在中间，一把拉着严连昆，很恳切地望着，我们换换。严连昆微笑着摇摇头，有些答非所问，很快，两个小时就能到了。说着，头一低，自顾自闭目养神，不一会儿，还发出轻微的鼾声。

本来，张根法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顺便可以把自己带的这支知青队伍和严主任介绍介绍；严主任也可以和自己谈谈江山农场，尤其是四分场的情况，因为他回去以后还要向街道和家长们汇报的。可是，一看就知道了，这位严主任好像不愿意说什么话。

想想真像做梦一样，自己一路上过了苏州，过了无锡，过了长江，还到了南京。然后是滁州、符离集，还到了泰山脚下的泰安。真是没想到，半夜三更，竟然过了山海关——这不是闯关东了吗？然后是沈阳、四平、长春、哈尔滨——上海人半真半假地开玩笑“一脚踢依到哈尔滨”，居然自己也到过了。最后，是小时候的猜谜语“大家一起笑你”的齐齐哈尔。真是妙极了，一下子半个中国跑过了吧？但是，张根法再一想，有些沮丧灰溜溜起来，说是这么多地方，其实都是在火车站里面，连火车站外面的模样都没有看到。对了，反正过几天就回去了，就一路坐一路看，有机会就停下来。已经打听过了，火车票可以签票，就是有几天天机动可以停留。哈尔滨总要去吧？山海关能去看看吗？最好在天津就跑到北京。对了，真是对不起自己，到现在连苏州无锡都没有去过，这次回去无论如何也要去看看。

想到这儿，张根法真想唱首歌——唱什么呢？张根法想想，对了，

就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真的，自己是走在大路上，要是不做工宣队，还在厂里吹玻璃，怎么会有这种可能呢？

汽车一个颠簸，张根法被甩到了右边。他赶紧收回身子，一看，严主任连眼睛也没有睁开。

对了，车子上是没有机会了，明天一定要同他谈谈这支队伍的大概情况，尤其是几个要紧的人——但是，李大林的情况要和他谈吗？又怎么个谈法呢？

3

当李大林和黄海强、刘金庆、陆德良几个在闹哄哄中下了车，只听见就是在嫩江火车站，拿着扩音小喇叭的严主任又嚷开了，男同学跟着我先到宿舍休息，女同学先不要动。睡眼惺忪的男同学往前走了没几步，拐了个弯，严主任在一个大屋子门口停了下来：男同学先进去，找地方休息，十五分钟以后去食堂用餐。大伙争先恐后都挤到了门口，结果谁也没法动弹。寿龙山个子小，在人堆里都见不到他的人影，但是，就是他，突然凄厉地惨叫起来，哇——我的脚被踩断啦！这一叫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情不自禁地都往后倒退了几步。寿龙山猛地跳了一下，哈哈，上当了吧，我不是好好的嘛！也没人理睬他，大家就直往里走。李大林抬头一看，一只昏暗的黄色灯泡高高悬挂在屋子的正中央，定定神，上下左右一看，这么大的一个屋子，足足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好大一圈石灰水刷的墙壁，顶篷呈人字形，都是用的柳条拼凑。李大林看不懂的是，这么一个大屋子围绕墙壁的都是木板搭起来的“床”——真是从来没见过过的这么大的“床”！一头紧靠墙壁，一头往外延伸，足有一个人这么一个长度，而靠外的就一根根木棍支撑着，大概五十公分距离就有那么一根。李大林倒吸一口冷气，以后就住在这样的“宿舍”？看来，这次来的几个男同学都要住在这里了。奇怪的是，有好几个上了年纪的农民模样者正在房间的正中央砌一道矮墙。两个站在左右两边，正用泥刀往砖块上抹水泥，然后把砖块垒到那道矮墙上，还用泥刀背用力敲敲，把压出来的水泥再用泥刀抹去。另外一个正在用铁锹搅拌水泥，一会儿把水泥翻个身，一会儿往水泥中间再倒些水。还有